

秋风黄浦听吴歌

杜宣

九月下旬，江苏省苏昆剧团来上海旅行演出，使我们上海文艺界的同志们和上海人民看到了美丽的苏剧。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而且给了我们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关于苏剧我过去看得极少，知道得也极少。只是去年深秋的时候，在苏州住了一个多月，才第一次看了《醉归》等几出苏剧。

这次江苏省苏昆剧团来上海演出后，又看了《出猎》和《李翠莲》。感觉到苏剧不仅优美细腻，在运用吴语刻画人物性格上，更有它独特的生动性。

苏剧是从苏滩发展起来的。据云只有四十多年历史。苏滩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苏滩是昆曲的通俗化。由于清初以后一些士大夫把昆曲改得愈来愈典雅，人民群众听不懂，渐渐失去了广大观众。苏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苏滩的剧目和昆曲大致相同，苏滩的唱词则比昆曲通俗得多。后来不断的吸取了民间小曲、民间生活故事来丰富自己。所以它逐渐地有别于昆曲并加强了江南地方民间色彩。

今年春天，我访问了江西老苏区。在赣南苏区，兴国、赣州一带，看了一些地方戏。真想不到在那些山区里，会有很多戏是用苏滩表演的，当地人民叫做“南词”。这是当地人民最喜闻乐见的剧种，甚至有很多人都会唱几句的。我曾问过他们“南词”是怎样流传过来的，大约多少年了。大家都搞不清楚。他们谁也没有把“南词”当作是外来的剧种。在大家心目中，这好象已是赣南一带的民间戏曲。

当然我在赣南老苏区看到的这种“苏剧”，和我在苏州、上海看到的苏剧有很大的不同。原来以优美细腻见长的苏剧，一由勇敢顽强的赣南人民来扮演，就加上许多朴实豪迈的色彩，又是一番风味。

有人认为苏剧有很多曲调已被沪剧和锡剧采用了。怀疑苏剧是否有发展前途。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也是很荒唐的。苏剧为观众所喜爱已是客观存在。江苏省、苏州市都有苏剧团，江西南部有完整的苏滩演出剧目，可能其他地区还有。至于苏滩和苏剧在解放前于上海、苏州一带几乎湮没了。要不是解放的

话，这个剧种就十分危险。这不是苏剧已不为群众所欢迎的问题，而是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分子将上海搞成了一个罪恶的都市，全国的大地主、大官僚、大资产阶级、投机商、地痞、流氓和一切社会渣滓都集中在上海。那时真正的艺术在上海是不受欢迎的，他们要看的只是些色情的低级趣味的东西。当时的苏州，也就是上海的缩影。真正的劳苦大众，由于反动派的重重压榨，巧取豪夺，加上恶性通货膨胀，人民都在死亡线上，奄奄一息，哪里还有力量来看戏呢，那是祖国的文化艺术灾难的年代。许多剧种都遭到厄运，真正的艺术家都濒于绝境，又何独苏剧。至于苏滩能不能发展为苏剧问题，这更不值一谈。因为苏滩和苏剧早已并列存在，并均为观众所喜爱，同时苏剧的存在发展和苏滩的存在发展也不是一件事了。这等于我们今天来研究歌唱能不能发展为歌剧一样的可笑。歌唱应该发展，歌剧也应该发展；苏滩应该发展，苏剧也应该发展。

这次看到苏剧团演出的《出猎》和《李翠莲》等剧目。我们不都为李三娘在井边一曲感到荡气回肠，凄然欲泪吗？我们不都为李翠莲大闹堂前，感到心胸舒畅，痛快淋漓吗？优美动人的吴歌和深刻细腻的表演结合得那么美妙，真发挥了独有的舞台魅力。

我们更感到喜悦的，是苏剧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演员。我们为苏剧中年艺人庄再春、蒋玉芳等同志技艺的成熟感到高兴，我们更为继字辈的青年演员张继真、尹继梅……等同志天才的表演感到兴奋，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发出更多的光彩来，使优美的吴歌唱得更美，唱得更欢。

过犹不及

张真

在大扫除中间，从书架的一角翻出了一叠说明书，蹲在那里翻一翻，看到当时在说明书上随手涂写的几句“眉批”，油然而感。

一出写解放前革命斗争的戏，有一个场面是我们的一个同志被捕了，几个警察奉命押解他到什么地方去。空白处注了几个字：“警察过于卖力”。

警察怎样的“过于卖力”呢？详细情况不大记得了，仿佛一幕过场戏，几个警察把捏住臂肘的一个文弱书生押上台来，一些路人惊奇地望着他们走过

